

鴉片始末

全

洋学文庫

文庫8

C 202

58





晴  
侯  
氏  
心  
書

鴉片始末

齊藤馨子德稿

鴉片煙行於漢土三百餘年初自西臘比亞  
 及印度地方齎來蔓延日廣及西洋交通遂  
 為豆市之要物煙毒薰人一溺不返耗神損  
 血致死而後止不然亦縻財換土甚害民生  
 乾隆年間遂禁外蕃未嘗及內民食之燒其  
 所有烟土二千函嘉慶二十一年復燒三千  
 二百函厥後英吉利斯得印度地種罌粟製  
 鴉片以貪貿易之利於是煙土至西馬港及  
 廣東諸地更倍前日道光皇  
同  
天  
保  
七  
年十六年至二十  
 千函翌歲又三萬四千函而有司貪賄縱之  
 弗問故夷民交易公然無忌憚山東黃爵之

上書請禁烟。刻<sup>三</sup>功。朝議僉同之。於是清主定製十人為保，互相警戒。一人犯之，拳保有罪。無論蓄烟，即持烟罌者亦死。更或縱法不問，輒奪官職。又諭英夷嚴禁其齋，未既而夷商有私鬻者，即捕而逐之。蕃官請曰：犯禁之罪固所甘受也。然事甚急，請緩三日。然後使去。不聽。於是蕃官大懼，嚴禁其徒。與內民私貿易，以謝漢府。而內民猶有陰蓄烟土者。人皆疑英夷所鬻。十九年，清主命林則徐總督廣東。官禁鴉片。夏，則徐為人勇銳，既到廣東，下書諭內民，且示外夷曰：港內停泊二十二船，所蓄鴉片，宜盡數送呈。且自今以後，再犯者

更  
字

必殺無赦。我之命也。而從否。在汝。徐思三日答之。英夷顧望未答。漢名既斷，其走路嚴張。兵備臨之。英夷不得止。呈一千三十七函。則徐曰：全數未呈，豈足償罪哉。英夷抗辯不服。則徐迺禁土人送食。夷館送者處死。於是土人服役于館中者皆恐罪逃去。夷館飲食之絕，不能自給。則徐知其窮窘，乃下令曰：呈鴉片四分之一者送奴僕，呈半者送食物。且許通船往來。呈四分之三者交高如舊。英夷計無所出，遂呈全數。清主命盡消滅之。曩時消鴉片者皆燒燬之。而其灰亦可食。故鴉片既燒而餘毒依然不滅。則徐乃命衆卒蹈藉之。

和塩及石灰、然後投之海中、英夷意已快々、  
太、廣東往、亞馬港、諸蕃視之、亦皆退去、初、住  
夷有二百八十八人、至此僅餘二十五人、土  
民殆為之失產、則徐因命諸蕃貿易復舊、而  
英夷獨不允、則徐尋往亞馬港、設禁如初、內民  
私與英夷交易、則捕處刑、又命蕃官曰、宜出  
其奸夷、付我、正罪、蕃官不應、則徐鎖食物、禁  
奴僕、如廣東、英夷困甚、遂相率去、繫泊香港、  
則徐又命沿海土民使防、英夷上陸、英夷益  
無所獲、食而侵略之志於此決矣、先使兵艦  
二隻來、言曰、與食則已、否則有戰耳、漢將不  
應、夷艦乃放砲來犯、漢船三隻、忽成齏粉、先

傷亦多、夷艦既去、則徐大修兵備、以備未  
適、洋中見伊斯把、爾亞、船以為英夷也、急襲  
燒其船、逐其人、英夷憫其為已遭難、扶持送  
諸亞馬港、則徐又使波爾杜瓦爾、檢諸蕃船、  
收其鴉片、益急、先是有曾望顏者、上昏、以為  
中國之大黃茶葉、夷人不可一日缺、今禁絕  
之、彼必懼而自降、即行攻擊、我主、彼客、不  
煩、舟師遠出、豫設火船、令善泅水者、駕以縱  
放、一舉可勒、事下、兩廣官府、則徐心、是其策、  
潛謀燬夷船、英夷偵知之、棄艦二隻、設礮五  
十只、載兵三百、船主蘇、急多、駕之、來贈書曰、  
聞貴國有燬敵船之議、我謹得命、不敢少避、

貴國或不知故未告耳。漢官郤其書封緘如  
故發其艦欲擊之。蘇悉多曰：請勿逼之，則不  
保。無大礙之害。漢船直逼之，蕃軍放砲，漢亦  
救砲，而漢軍遂敗。一船破碎，騰空三船沉水。  
中船將亦傷砲，僅免去。居數日，兩軍又戰于  
香港，互有勝敗。既而英保放亞墨利加使，情  
交甚切，其事將諧，而不成。前是一夷奴見捕  
在漢營，蕃官請救之，亦不許。二十年英夷後  
發艦來請釋奴，竟不許。漢官尋將燒蕃船，風  
逆火轉自燒傷者頗多，事遂止。方是時，亞馬  
港交易既絕，土民徃々隔為盜賊，剽奪公行，  
流血交道，則徐懸令禁之，不能止，紛擾自甚。

保無向  
恐不  
字通則三

天保十一年

而英夷招集喜望峯印度諸道兵，欲大修怨。  
五月二十二日，大船二隻到亞馬港，一以布  
冷墨兒為主，一以厄兒利阿多為主，各設巨  
砲二千只，其他大小船十隻，設砲四十四只，  
或十六只，別有蒸氣船，其製鎔鐵為船，置火  
於下，左右設械，薰蒸輒走，進退如意，距其國  
都嘯嘖一萬三千里，可以十餘日往來也。諸  
船既進攻，亦山島，火砲交發，各有死傷，而漢  
軍遂潰，總兵官死之。知縣驚懼，自投城墜而  
死。土民亦四散，英夷棄虛奪島，島有五港，介  
船據守，晝夜島中，碑碣築城牆，昼居城上，夜  
則入船，以為警備。舟山地雖偏小，與北方諸

鄰相近，據以為塞，出兵四略，且奪漕運米粟，最便，是其所以先奪之也。二十四日，又通作浦城中放砲，斃夷九人，蕃軍亦放巨砲，碎城門，居民駭散，城殆陷，而夷亦去。漢府懸榜示土人曰：奪夷艦載巨砲八十口者，賞賜銀二萬兩，每小砲一口，遞減一百兩，燒艦者又準之，擒夷酋者賜五十兩，視品級大小遞減五百兩，擒白鬼者一百兩，黑鬼隨減之。土人聞之，競出應募，欲獲賞賜。布冷墨兒適到廈門，遣一船齎書，建白旗，以示非兵艦。漢軍一切拒之，矢砲雨下，不可近。布冷墨兒恚曰：我不報此怨，必不已。即日，歸舟山，尋攻寧波，見漢

船在海口，放砲擊之。漢兵力拒，然卒敗。英夷直進圍城，漢人堅閉城門不出。英夷欲上書于清主，漢將又卻之，不達。布冷墨兒就喻土人曰：我所敵者夷也，土人宜安其罪，勿敢或動。而土人往往逃去。若舟山最甚，島中全無居民，故食物無所獲，水土又不適，疾疫俱生。一日，死者十餘人，夷勢為之稍衰。西墨利加在亞馬港，又與英夷生隙，以英夷生事，故諸蕃交高，亦絕也。漢將乘間出兵，絕亞馬港通路。蘇密多聞之，從廣東來擊，大破之。而亞馬港近傍無後，漢兵夷勢復振。先是，厄兒利阿多既率一隊進入北地，上書議和，且往來遼

東以觀地勢，清主命欽差琦善，權辭以答曰：是地不便，後奉旨在廣東待之。阮兒利阿多即去。九月二十日，寧波解姚縣有一夷船至，舟民馳集防之。夷素不諳地勢，誤膠淺處，不能動。舟中放巨砲，砲聲大震，船遂破。居民競乘之，夷徒駕小船逃去，獲女酋，其徒二十人。女酋驍勇絕倫，殺五六人，折數十刀槍。漢民披靡，有一人揮槍從後，未擊，女酋力沮，衆就擒之。稱曰：英夷第三公主，初英国有三女，一為今主，二為副將，在本列，三為船將。今所擒是也。其人明眸秀眉，髮漆黑，粉面如雪。歲十八計，宛若東洋人。或曰：非真英主之妹也。蕃

或曰破居  
同於脫  
難字

官即眨，馳書來請曰：請見還公主，即全獻所奪之地。如或見殺，傾國大舉，誓必相報。定海欽差伊里布、廣東欽差琦善與蕃官會，後欲釋還之。入奏未及降命。二十一年遂斷行。釋故，而英人陽為退兵狀，實出修怨之舉。侵廣東擾粵省，所在烽火連天。清主大怒，奪琦善伊里布職，檻送諸京。琦善途自縊死。先是林則徐以激夷致變，故見褫職。至是改授四品京堂。赴任浙省，寧波便面從事。清主舊後親征，大臣諫止之，使皇弟綿壇親王代征。滿洲兵五萬從之。皇姪奕山先奔，四月朔大兵達廣東。阮兒利阿多聞之，察其襲邊，命其徒潛

或曰行  
釋

天保十二年

退館去。夜漢兵果謀來襲。聞館中無入而罷。翌漢兵設火船與英船遇。即發列炮。諸堡助以砲礮。欲一時燬之。英船亦放砲。接戰不屈。至夜各退。二日英夫未攻。亂砲連擊。碎城堡。又破船四十隻。或騰空。或擱沙上。死者萬數。僅傷三人。四日英夫遣二十六隊兵。盡取外夷高館。自鴉片事起以來。所在盜賊紛興。諸蕃館皆為賊劫。至是英夫全復之。獨阿蘭陀及本國高館所貯四ヶ所諸品皆已為所奪去。五日蕃兵上陸。張營于東北山上。追蹙滿兵。軍中而大。十天砲從船發之。水陸夾擊。漢軍敗走。英夫乘勝。獲知曰。漢兵退六十里外。

天恐  
大年

見納銀六百萬兩。英國亦收兵而歸。併所奪城堡。返之。漢將曰。可也。因約先納五百萬兩。而潛募土人曰。斬蕃官者有殊賞。然後已。撤兵退。於是英夫亦去。廣東先是英國女王慮前軍之時久。或有敗。遂使喉嚨啞。及彪吾卧烏古。領眾繼之。七月二角至亞馬港。英夫奮躍。幣百倍。漢兵退在六十里外。聞之。中途復返。修築城堡。以為之備。高將沉約。漸見其運土石之船。于洋中。砲擊沈之。并破岸上人家。去。是月十日。蕃軍一隊至廈門。放砲奪成臺。尋上陸。拔其城郭。移兵器于本船。開倉廩。因徙土人所取。然後留兵艦二隻守之。更進北

高如著

反路是子



向八月十八日、襲定海、二十六日、襲鎮海、皆  
立拔之、獲兵羔火藥無算、又進抵寧波、漢軍  
不戰而走、隨即取之、先是漢人亦知西洋製  
造之精、築堡障、建砲臺、皆執其規模、蓋蕃阿  
蘭陀人為之、或人之、是時鄂羅斯人應招而  
至、北京意出于其緩也、漢人又製蒸氣船、而  
不得其術、必待人操縱、而後運、至是更著  
英夫、水夫、輕卒、不惜金幣、以設大砲之役、蓋  
月給三十餘金、而臨事輒四散、不肯為其用、  
且若英夫所執、務施恩惠、以攬民心、故土人  
親狎、送飲食諸物、日用所需、得不足、既取香  
港、定海、委為諸蕃停泊之港、不責地稅、諸蕃

亦大悅、是皆可以見漢夷措置之相反也、此  
時彪吾卧鳥古在舟山、欲攻抗列府、慮漢軍  
斷後、未敢發、漢軍乃乘襲之、事出不意、蕃兵  
力拒、不敗、漢又圍寧波、燒之、不克、遂攻鎮海、  
亦不利、將沒襲定海、蕃軍逆進擊之、漢軍敗  
潰、退營于慈谿縣、蕃兵一千餘、駕蒸氣船、性  
衝之、漢懸數砲于營上、夷至則發、兵士亦極  
力拒之、未半、夷燒漢營、圍軍皆走、翌逼漢軍  
第二營、而營中前夜已遁、無一人在者、夷後  
取之、於是彪吾卧鳥古大率將攻抗列府、既  
發、中途、該變、急就錢塘河而下、攻乍浦、漢軍  
棄其虛謀、復定海、諸地、蕃兵留守甚寡、不能

守棄營而走，於是前軍資用不絕，將士皆有  
後顧之憂，而魁吾卦鳥古不敢顧，自先士卒  
進至乍浦，乍浦最稱繁殷之地，城壘嚴整，沿  
海砲臺森列，有守兵八千餘，內有滿列兵几  
千七百，是時蕃軍一隊上陸，張營于山，一隊  
在船放砲，一時水陸並攻，追漢軍入街，滿兵  
預伏街中，待其過，從後起，勢甚銳，英夷無  
極力連放大天砲，滿街少沮，英夷乘之，深擊  
進入人家，婦女不遑走，多刺其子，自縊死，獲  
巨礮八九十，其他器甲無算，而英夷死傷亦  
不尠，乍浦既陷，欲進奪揚子江，江既奪，則一  
鼓衝北京不難，於是漢將大懼，使衆兵守江

口，築堡扼之，五月八日，蕃船住紮其地，漢兵  
不能支，棄堡而遁，英夷即取之，轉攻上海，火  
砲連發，破壞官廳，提督陳化成死之，上海亦  
陷，十二日，蒸氣船溯水行五十里，奪漢營二  
所，其間獲遺砲，往往鑄造文字，有夷狄征伐  
之語，而皆委為英夷用，是時英夷後軍繼至，  
勢益振，迺進攻鎮江府，地亦殷盛，城市頗煥  
麗，土兵連營山海數里，迎之，蕃軍分三隊，一  
當城外之兵，一斷其走路，直入府之南郭，一  
奪其北郭，兵既進，漢軍偃旗曳兵而逃，蕃兵  
南北並入，滿人在城殊死戰，蕃軍合擊，遂殲  
之，奪其府，清主素一意欲勦英寇，而諸大臣

皆不欲戰，故君臣譏每不合，或訛言清主至此，恐英夷入犯，避諸滿列，諸道士民殆為之瓦解，而英民所在蜂集，往往偽稱官吏，誣歛百端，無所不至，有司不能制，且士兵當丁役，亦不肯自供，率募亡賴，兇徒代往，蕃軍見其死卒，衣中常有數錢，知其為傭錢也，因相傳笑，清國之衰，於是益可見矣，英夷既拔鎮江府，專向南京，勢如破竹，沿道皆震，南京府兵誓以死守，清主聞之，如知其不可防，遂起伊里布任宰相，使下與欽耆英生講和，二人會審官，嘆喁嗟鳴，啞啞定議，僕喁嗟鳴，修盟書，一日，清國消滅煙土，納銀二千一百萬兩償之。

今年納六百萬兩，以後每年納五百萬兩，加利二分，二曰，割廣列福列寧波廈門上海五地為英國交布之區，使家眷未往，三曰，香港全歸英國管轄，四曰，漢有所俘，苟係英國所役，屬者皆釋之，五曰，欽差相議，待清主午勅，然後出令，不得擅執，法刑人，六曰，漢吏與蕃官修好，毋敢或爭，七曰，今年納銀六百萬兩，南京河上海所在英國戰船退出，舟山石浪嶼未敢退，八曰，待二千一百萬兩納畢，然後退盡無餘，其書既出，清主曰，皆可也，於是和議定，漢英收兵陸續就歸途，而清主以為福列有會之逼，不可與，欲以他地換之，急開互市。

于其地，設遂止。伊豆布又受命往廣東，會嘑  
嘑，啗，設，定，船，來，往，貨，稅，多，寡，之，製，前，是，夫  
船，納，喇，啗，乃，阿，納，二，隻，路，過，臺，灣，遭，風，破  
碎，土，人，疾，英，夾，犯，順，有，年，見，之，宿，憤，忽，發，四  
集，擒，捕，鎮，總，兵，洪，連，阿，道，官，姚，堂，誘，殺，之，事  
聞，嘑，啗，啗，上，昏，鳴，其，擅，殺，之，罪，曰，如，是，而，無  
罪，則，某，將，執，干，戈，以，問，之，清，主，驚，懼，立，解，二  
人，職，命，者，英，反，復，謝，之，夫，情，僅，安，而，廣，東，人  
心，怨，英，特，甚，是，歲，十，一，月，漢，府，運，糧，之，夫，與  
蕃，卒，爭，鬪，漢，夫，傷，手，其，徒，大，起，圍，蕃，館，縱，火  
燬，之，土，人，為，救，火，來，示，助，成，之，火，益，不，已，漢  
府，發，卒，來，救，反，遭，其，侵，侮，不，得，已，乞，援，之，魁

吾，卧，烏，古，將，歸，香，港，在，洋，中，聞，之，急，來，援，完  
徒，皆，就，擒，伊，里，布，北，上，在，途，亦，來，事，已，治，乃  
諭，土，人，使，與，英，夾，修，好，而，土，人，意，不，欲，從，或  
畧，蕃，館，曰，快，哉，館，也，一，炬，焦，土，頃，之，伊，豆，布  
病，死，新，平，來，至，廣，東，交，高，為，之，都，絕，翌，五，月  
乍，浦，有，英，船，載，煙，土，至，無，敢，交，者，隨，即，携，去  
獨，香，港，舟，山，交，高，復，初，論，曰，滿，清，奄，有，漢，土，  
二，百，年，北，起，韃，靼，西，至，四，部，諸，城，幅，員，萬，里  
皆，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強，自，有，漢，土，以，來  
未，聞，之，也，而，鴉，片，之，變，必，磨，小，醜，閱，四，歲，不  
定，江，南，殆，陷，天，下，騷，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  
英，二，國，之，名，義，順，逆，而，愈，有，怪，耳，夫，鴉，片，之

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禍於清、清不知而  
買之、尚可也、知而絕之、為英夷者固宜收函  
歛橐、而補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顏強請、唯貪  
利己、而不顧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禮  
義廉耻之甚也、吾有海外聞之、猶不能無唾  
棄罵斥之心、况當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絕  
而極戮之、固其宜矣、而一敗不振、日以委蕪  
事勢顛倒、彼此變局、至以無禮無義之醜虜  
而挫衄堂々仁義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復  
考之、而後知清英之勝、敗利鈍、在平日而不  
在鴉片之事也、何者、宇宙萬國、風土自異、孰  
夷孰憂、而漢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視海外諸

國如犬羆、猫鼠冥頑、不靈之物、不知其機、智  
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曾談  
而漢防之之術、茫乎不講、開口輒曰夷曰蠻  
而彼航海縱橫、稱雄西域、其受其侮而不避  
其心憤々久矣、而窺伺累歲、頗有得清國之  
要領、及鴉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與之抗、先  
無其辭、出下不必聽之、請清主果下嚴急峻酷  
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謀益固、鴉片之事、曲在  
英、直在清、而今反變之、清失於驕盈、陳傲而  
夷發憤、思報之志、即一戰砲礮、僅發、漢軍皆  
碎、易如行無人之地、清主雖欲不和、得乎、和  
則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時、而窺

或曰無  
或曰無  
或曰無

或曰無  
或曰無  
或曰無

變異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料于其初，而既決其勝敗之機也。不然英夷豈特以火砲船隻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國哉？嗚呼！為清者既一誤矣，果無再誤敗可矣。

叙事簡拾，迥勝讀漢蘭風說書，論尤剴切。清國驕盈為日久矣，一語破的，中其肯綮。吾邦人亦蔑視他邦，真慮情於井間。一旦有緩急，將何以防之？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視此，亦可不自戒乎？我邦開洋不通，諸蕃至今無事，詢為長策。嘗讀經世文編，有極稱我邦之法者，而談者或惜其不廣，何矣。今視清國之禍，本生於濫交外蕃，益

知我法不可改也。甲辰六月念六齋藤正謙妄批。

子德通稱順次，仙臺人。余之嘗祗役東邸，每來商量文辭，今見在昌平學，為舍長。郵筒往來，日月不絕。今示此篇，足見漢英文矣。始末故略，加刪潤，使人錄寫，挿之架上。正謙又誌。

12



